

五

群書考索卷六十四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地理門

田制類

黃帝

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則井田之原其來遠矣

堯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

冀州土白壤

無泥曰壤

田中中田第五

兗州土黑墳

色黑而墳起

田中下田第六

青州土白墳

田上下田第三

徐州土赤墳曰墳

田上中田第二

揚州土塗泥泉

荊州土塗泥

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墟

梁州土青黎色青黑

雍州土黃壤

田下下田第九

田下中田第八

田中上田第四

田下上田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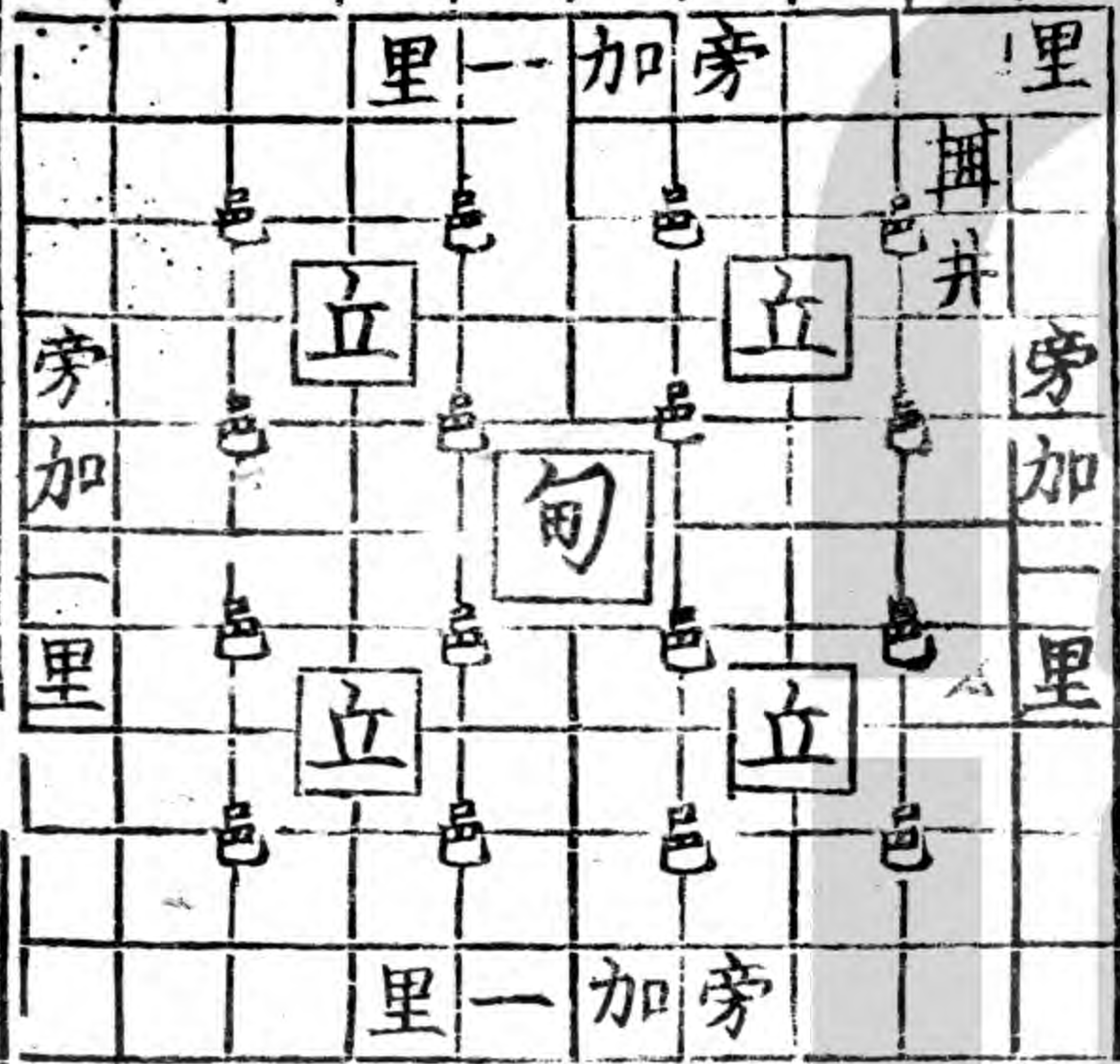
田上上田第一

虞夏殷三代

凡一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存鄭康成云昔夏少康在虞思有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古先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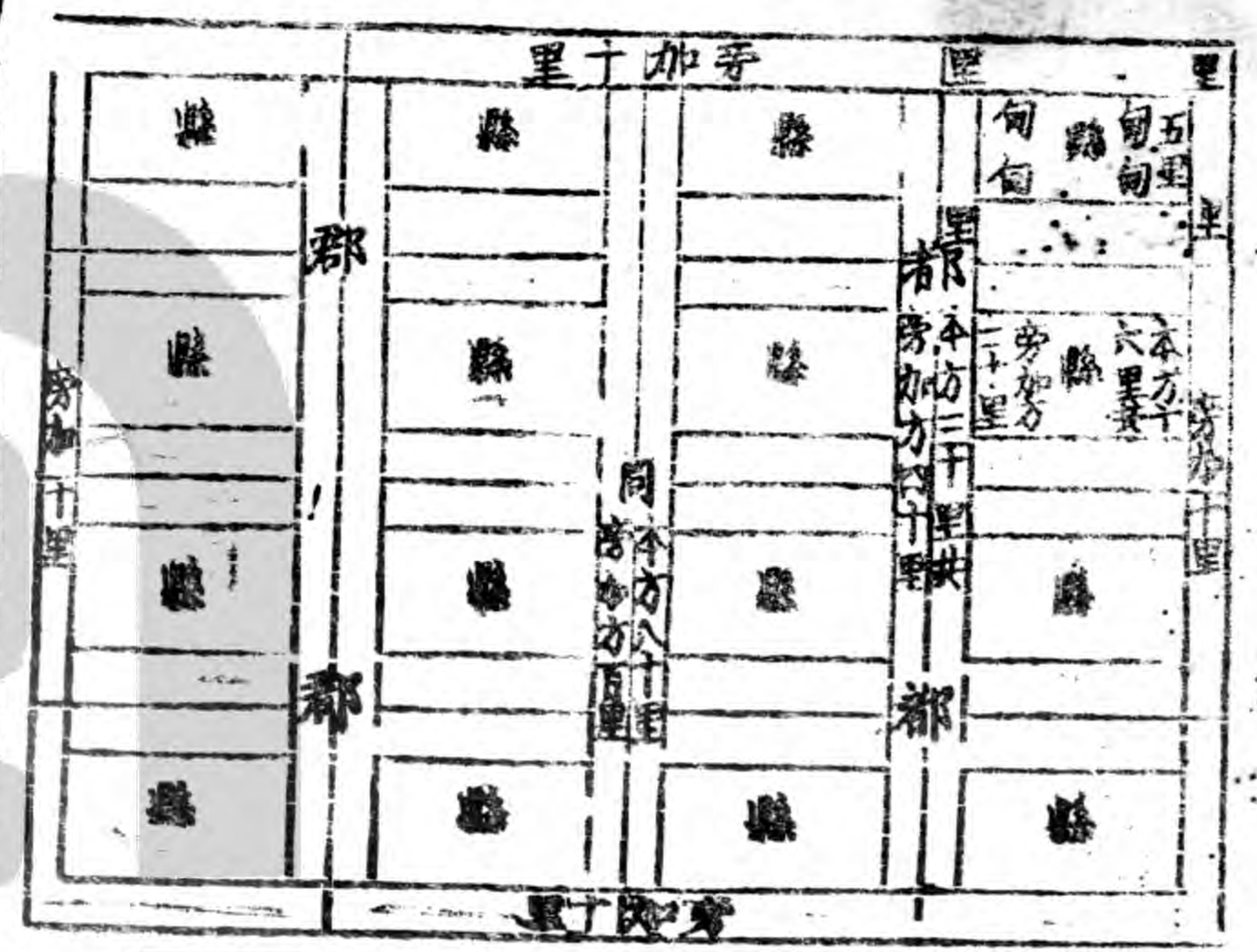
周井田之制

六尺為步百步為畝百畝為夫三夫為屋三百畝三屋為井九夫九百畝十井為通九十夫九十畝十通為成百井九百夫九萬畝十成為終百通千井九千夫九萬畝十終為同百成千通萬井九萬夫九百萬畝十同為終千成萬通十萬井九十萬夫九千萬畝十封為畿百同千終萬成



四丘為甸圖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井為六夫。四邑為方四里方一里者十六計十六井百四十四夫。以四丘為甸則為方八里然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故六十四井井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出四旁加一里者四計三十六井井三百二十四夫以治洫餘準此



四郡為同圖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為同。四甸為縣本方十六里并旁加四里得方二十里縣三十六里計二百三十六井二千二百冊四夫出田稅旁加者治池四縣為都方三十二里并旁加八里得四十里都之三十二里計一千二百十四井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田稅旁加者治池四都為同本方八十里四十九十六井并旁加二千三百冊四井計六千四百井而鄭氏乃云積萬井康成之說只據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滑分四都并夫出稅治池之外將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未審此項井與夫在何處



終十為同圖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治澮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鄭司農注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元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提謂之井牧九夫為井田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立之為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立方四里四立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表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以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十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三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

者四之一其制五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于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國稅入于王地事謂農牧虞衡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徭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二十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三百人十終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或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賈公彥曰齊穰首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又附於穰首。賈公彥曰井十五通十井之內有九十夫之內而止云三十家者蓋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唯有三十家使出馬一匹士徒三十家共出三人通十為成一成之內有九百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惟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下皆做此大率三十家

二徒當以類推

百乘千乘萬乘之別
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謂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撥故曰萬乘之主

任民之法

小司徒之職乃內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前漢志曰周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井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

為廬舍

詳曰田中有廬舍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百畝農民已受田其家最男為餘夫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亦以口受田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若山林藪澤等地立以肥磽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春將出民里胥坐於右塾入者必持薪稊冬民既入女八同巷相從夜績女工。薛士龍曰班固既有此言而何休注公羊詭解穀梁趙岐注孟子皆以為然於理則不通何者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矣何得更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百畝自治之也若家得百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二畝半亦入私天何得謂八家皆私百畝此俗儒之謬。周禮上地家七人而王制孟子則上食九人其次八人中地家六人而王制孟子則中食七人其次六人下地家五人而王制孟子下食亦五人蓋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而之欲其安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土地

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則以地補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畜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無憾此富而庶之術也。

任田任地之法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麥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聚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按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甸，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社子春以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都鄙成以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稍地，四百里為縣地，五百里為緇地，五百里為甸地。載師戢曰：以壘里任國中之地，以人方田里以錫闢任國地，以宅田。載師田任者，即賈田。賈田，往郊之地，以官田。賈田，牛田。牧

田入任遠郊之地夫國五十里為近郊一百里為遠郊置大鄉為二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置六遂為萬六千五百以家邑大夫之田任稍地小地以

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來地之田任疆地薛曰：王國九里命

置六卿去國二百置六卿去國二百

里曰甸置六遂餘為公邑去國三百里曰稍其中五十

里之國六十三為大夫家邑餘為公邑去國四百里曰縣其中

七十里之國二十一為卿之采地餘為公邑去國五百里曰都其中

其中百里之國九為公之采地餘為公邑出租稅納王由此觀之公邑

有四而載師特曰公邑之田任甸地者言公邑始立於此也蓋公邑甸

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甸至縣使大夫治遂人治野分為九等上上

田百畝無萊上下田萊二十五畝上中田萊五十畝此舉上地之上也

中上萊七十五畝中中萊百畝中下萊百二十五畝此舉中地之中也

下上萊百五十畝下中萊百七十五畝下下萊二百畝此舉下地之下

也若夫司徒造都鄙不易家百畝舉上上也一易家二百畝舉中中也

再易家三百畝舉下下也亦以九等為率蓋大司徒與遂人其法一同
皆以二十五畝振之曰無可疑者而說者自見其同異耳唐。周禮於
都鄙言易不易者地事也於鄉言所食者地利也於遂言地田萊者地
力也都鄙以為政故以地事言之鄉以人為主故以地利言之遂以地
為主故以地力言之惟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為異於鄉與都鄙以鄉
之地狹於遂而都鄙之地又輕於遂故也書

鄉遂異同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
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也
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
也。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自此長下
士以上其官三千一百五十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二十六一遂
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鄣五百里一千五百鄰自里宰下士以上其
官六百五十六六遂之官凡三千九百三十六總一萬三千二百七十

二人學者固疑財不足以祿之蓋五折受天下之財貢六鄉六遂乃
之所在而邦家之本繫焉是雖祿養之繁先王不以為費也遂官各降
鄉一等故鄉大夫卿而遂則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則下大夫其官
亦降焉故州謂之長而縣與黨同謂之正黨謂之正而鄙與族同謂之
師以至在鄉者謂民則以禮義為之主故鄉大夫待之以教法在遂者
謂之賍則以事功為之主故遂大夫齊之以政令自相保至相賓鄉遂
皆然而遂獨不言者
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故也鄉學加遂一等故謂之庠庠者養也所以養人材遂學
降鄉一等故謂之序序者射也所以放藝事凡此鄉遂之辨也夫鄉遂
雖有內外之別然遂之相保相調相葬相賓不異於鄉鄉之相糾不異
於遂鄉之田法同於遂遂之軍法同於鄉先王之於家既以五家為比
為鄰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為遂其於人也既以五人為
伍為兩積而上之至於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而又十家為聯以聯其居
十人為聯以聯其事鄉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吾作相交戰守相衛有
同心而無雜德也管仲相齊使君則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十里為連十

連為一伍。則五人為伍，十人為戎，十戎為卒，十卒為旅，蓋倣先王之遺制也。鄉序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諸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書曰：魯人三郊，三遂，魯大國也。故三郊三遂，太宗伯頌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賦，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按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而繼之以比閭，族黨州鄉者，則是比閭族黨之法通行于邦國，都鄙可知矣。不獨六鄉也，只看軍法便可知。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一軍便是王賦所供者。如軍行師，從鄉行旅，從二千五百人為師，校之五黨為州，相似五百人為旅，校之五族為黨，相似。此見是法通行於邦國，都鄙之間可知矣。

制鄉之法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賜，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受田於鄉

大司徒凡造都城，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而制之，不易之地，家

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鄉之教令

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二千五

州。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

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五百家及四時之孟月

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百家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閭胥各掌其閭之政

令。二十五家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其法，書其敬

敏任郵者。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制遂之法

遂人各掌其遂之政令，教治，政令之法。二千五

制遂之法

遂人掌邦之野注曰外曰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注曰鄣里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
有地域溝封之注曰里鄣鄙縣之名亦相變而遂之字法建胥也後如六鄉
受田於遂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
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曰萊謂不耕者與司農云戶計一
夫亦受十田也廛謂田之五畝而計一
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各受一廛雖土地之有井所以餘遠也
遂之數令

遂人掌邦之野注曰外曰野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繕其人民而授
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會
擾氓以土宜教氓稼穡以興錫利氓以時器勸氓以強予任氓以土均
平政注曰變民言氓異內外也氓在情備然無知說也致強會也民雖受
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會勸
之田若餘夫無政讀為在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

家之衆寡六畜車犖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
今在所周知其數而任之總其稼穡而後用其民以救其特事。遂大
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教稼穡以稽其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縣
正掌其縣之政令五鄰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趣其稼事而賞
罰之。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五鄰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
其衆廢而察其熾惡而誅賞。鄙長各掌其鄙之政令四里以時登其
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凡歲時之戒今皆聽之趨其耕
耨稽其女工。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
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注二鄰為耦而耕隣長為隣
相糾相受

不妨農時
夏官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茂茂未合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因
以蒐田。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
不廢農力

記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勸之使耕

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藉之于參保介之御問神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驅之使耕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收其賦稅師凡無職事者出夫布凡妾民不嘗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柶不斂者不帛不績者不棄

貸穀以時

地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聖粟間粟此野謂遠郊之野也井之井謂井田也中中謂中田也所出九夫之屋粟也屋粟民相助凡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也凡民無職事者所出九夫之屋粟也與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此以積所與之粟為三者之粟也

遷徙有法

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而音若擯于賜反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地官比長五家為比各掌其比之治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徙

便其居也或國中或民出徙于郊或郊民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注

入徙國中皆從而賦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注

之注謂出居異鄉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節過所則何問責之

也何呼何及為鄰長五家為隣遂相糾相授徙于他邑則從而受之以注

旅師凡新氓之治皆聽之使無征伐以地之燬惡為之等注新氓新徙

有所已求者也使無征伐復之也以地燬惡為之等注

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授以下地

緩急相親問

族師以邦比之法率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登校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交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者衰則相及

有無相濟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
共齊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此長主
射器者弓矢福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族師主集為之民所以相其也
者尊組莖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族師主集為之民所以相其也
器若間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
鄉人夫倫燕此四者為州黨族間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隣長之人掌
者皆使之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政成

諸儒言井田不同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近人有畝遂溝
洫澮之別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來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
鄉遂公邑之吏或從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
暴統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法邦國用商助法貢公考之徒遂以載師
自國中國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
而無助以明鄉遂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

同田所君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集
之所寓豈可受之田而不為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欲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駸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爾耕十千為耦周官遂人言與鋤旅師有鋤粟北鄉遂井田之事
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
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也薛季
泰伯曰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
天子位從而增損之以為周禮乎當以周禮為定司馬法有步晦夫屋
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為屋爾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
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
同周禮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旁加十里為同又司馬法止為一制無
遠近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二百里以內鄉遂為十夫
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故當以周禮為定

群書考索卷六十四

前集

群書考索卷六十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地理門

田制類

宣公稅畝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稅其畝是十取其二矣

滕文公問井地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對曰經界不正則井田不均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於是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魏文侯教民力田

李悝為魏文侯盡地力之教而田是富

秦孝公廢井田

孝公用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木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考公十三數年之間國富兵強。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能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廢僭差無度廢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粕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長社稷

漢因秦制

高祖因秦之制無復古法建都之初召天下名族與之關中田宅蕭何為相請苑為民田而下獄

文帝開籍田

文帝因仍除租勸農之詔無歲無之然豪強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輸豪強太半之賦官惠擾於三代豪強酷於亡秦不正其本而除田租適以資富強也。孝文時民近戰國多背本趨末賈誼勸上駸人歸農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曰農夫五口

之察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存賣田地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勸農本食廩充實

景帝徙民寬地

孝景元年制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命朕甚痛之郡國或饒陬無所農桑墾或地饒廣為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植可得衣食

武帝限田代田

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
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
遣謁者勸種粟麥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
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
於畝中苗生葉以上稍種隴草因墮其上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
耔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之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
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其耕法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
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千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
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六農置工巧奴與以人從
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遺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

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數過以人執犁過奏光
以為丞教民相與甯饒犁率多人者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
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官儒謀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合
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
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昭帝流民墾田

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

宣帝以公田假流民

孝宣帝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
食

元帝假民田地

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用及苑可省者振貧民江海陂湖
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百姓戮力
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微

召證按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
察申勅之

成帝時兼井者多

孝成帝之時張禹占鄭白之田四百餘頃他人兼井者類此而人彌困

哀帝限名田

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
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師以節儉民始充
實未有兼井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更民嘗
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改者將以
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
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
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一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
民二十人傳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為減賤丁傳用事董
賢隆貴皆不便已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元始墾田

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
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漢盛時之數

王莽更名王田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足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
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廢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貪鄙生強者規田
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錫之居於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
不得賣買其男口不得入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
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於
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
大夫至于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即區博諫曰井田雖聖
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
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
絕跡雖堯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怨乃以許賣其後

百姓日以凋弊

光武檢覆墾田

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纏一二光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順帝定墾田

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兩漢總論

漢高帝以來不過十五稅一其後稍稍變更迨惠帝乃復其故文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自是三十稅一武帝雖頗出地賦以給用度而獨田租無所增田租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其後仲長統論曰今不循古法規為輕賦一方有警將如之何二十稅一其名曰貲况三十稅一乎以是而推當是文景之法世祖中興之後復舉而行

終漢之衰無復改名

晉武帝占田之制

晉武帝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殿之制宜增祿屬令史有所巡幸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可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下參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小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置其官品以為差降

宋武帝定山湖之禁

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左丞相揚州刺史西山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占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

考際卷六十五
類地日甚富強者兼併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
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澤占山澤
險盜律論職一文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專既難遵理
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茲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法易致怨
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怕煥燻種竹木薪菓為林仍及陂
湖江海魚梁鱸蟹常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
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
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貴薄若先以占山不得更占
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
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宋武帝墾起湖田

時山陰贖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墾起
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詘日久
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耕

為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為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遽廢之疇方
勸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寔眾議徙人並成
良業

梁文帝均田之制

九年下詔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墾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
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入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役則還
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人陪田分於分
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
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始一畝
依法課時餘粟及多遺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
者以違令論他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怕從見口有盈者
無受無還不足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
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

啟奴婢依良者後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五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天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遂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地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做此為法諸遠配請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受授受授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臣之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地齊給授田令

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大保八年議徙異定羸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考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下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求業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

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株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上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後周創六官均田里

後周文帝翦政之初創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永業露田職分田公廨田墾田之制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入衆衣

食不給議者咸欲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給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頃

唐口田分業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其永業田親王者頃職事官田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

事從五品官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惟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贖遺收不足者更給諸末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受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末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墾越射無主荒地充其六品以下末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額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地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末業人若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因給有贖遺收其應官爵應得末業未請及未足而身者子孫不合追請也諸襲爵者惟得承父祖末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闕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

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請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追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末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縣郡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四品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外給者亦應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頃三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即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即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吏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

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
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
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田之處疋各減五
畝其傳遞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度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
末業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諸買地者不得
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乞賣買皆須經所部
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
工商為業者末業口分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
外藩不還者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
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
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
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末業田及賜田欲賣
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
易隸地入他境及大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

隔縣受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諸府縣監折衝府鎮戍關津款
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
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交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
若前人自耕耒種後人酬其功直已可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
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愿不得抑配親正出蕃者給地
一項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
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
三畝

周世宗均田

五代周世宗嘗夜讀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政自此
始乃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本朝田制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於取民藝祖悉皆蠲止其間或有未
均隨事敷誥罷廣南受租之大斗開元四年之詔也輕西川之折估則

開寶六年之詔也其他如勸課農桑蠲租賦募民墾田與夫命官行均田諸道戒飭諸州物非上宜不得折配而又崇儉以化俗省費以養民斯民新脫干戈之苦而獲沾王者至仁之化雖一時田制未能盡如古者然民安隴畝得以養生送死則熙熙乎泰和成周之治也列聖嗣守此意不替百年之間海內富庶。太祖建隆初分命常參官往諸道均田。太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為天下者違井田則富貴不均朕深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祥符六年侍御史張鄭言天下曠土甚多請遣使括責真宗曰此事未可遽行今天下豪富之家田定奪臣僚莊田頃畝之數以抑兼井又詔流民以田發田者三年而後賦又詔州縣長吏能招流民而墾田者計畝而議賞。蓋自王安石創立新法元老大臣爭之而不得一時老成重厚之人皆不為之用則不免激而用新進果銳之士。散青苗也講淤田也行募役也

方田也農民自是無安靖之日矣然觀熙寧中詔應諸州之意本自若此而安石激於一時言者之論益堅其畫而有失神宗之初心呂惠卿之徒乘間切出指刻苛細利析秋毫往往亦非安石意然則安石得罪於仲宗而惠卿之徒又得罪於安石者也。徽宗宣和中方田令。高宗紹興元年三月詔諸路閒田甚多令守令各以所宜措畫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行經界法

諸儒論古今田制

荀悅論限田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輕矣然豪富之人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太半之賦。武時董仲舒言宜限人名田至哀乃限人名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亘行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可為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恣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

光武中興之時人衆稀少立之易矣

陸贄論限田

古者一夫受田不過百畝欲使人不廢田業無曠耕耘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家服勞終歲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私家收租一碩官取一私取十宜為古田條限此安富恤貧之善經也

崔寔言墾田

政論曰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復遵故事可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山闢土授人之術也

牛僧孺論均田

昔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時而未可行今版籍不備遷徙無制富者得以專其利貧者不能專其業於是編戶逸為游墮良田併於豪家誠能詔天下官吏隨人所在皆備貢籍來者根其所從

去者審其方向居者詳其業疾者籌其數時貢籍于縣歲貢籍于州與縣相聞然後頒限田之科重兼井之律使公侯鄉士方伯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廣併吞以專專利若然則均田之事寓其間矣

營田屯田

募民以耕謂營田部兵以耕謂屯田自漢武經營西振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而屯田之名立至昭帝始無申廢習戰射士詣朔方調將吏屯田于張掖宣帝神爵中遣趙充國擊先零願罷騎留屯大獲地利遂平先零魏武以輕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募百姓屯田于許下得穀百萬斛蜀諸葛亮雜耕渭濱軍無私焉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欲廣田役乃使鄧艾屯田壽春

晉羊祜守襄陽城戍邏以墾田八百頃。東晉應詹請令東吳流民耕

江西曠田。穆帝時荀羨屯田東陽。後魏文帝籍郡縣戶十分之一

以為屯田。北齊沿邊營置屯田。隋文帝以邊上轉輸勞弊長城以

北令趙仲卿大興屯田

唐開元中令諸屯隸司農二十頃為一屯隸州鎮者五十頃為一屯天寶八年天下屯凡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自唐末中外宿兵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又募高貲使輸課佃之戶部置官頒之周太祖時張凝請罷戶部營田務從之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器並賜見田者為永業悉除牛課蓋牛死而租不除民以為苦故有是令

本朝諸路惟襄定唐三州有營田務其知州并兼制營田自岐溝關君子館敗衄之後農夫失業於是以陳恕為河北轉運兼西路招置營田樊知古為河東轉運兼東路招置營田此端拱二年也景德二年詔沿邊州軍長吏兼制置營田天聖四年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令詔無產業人請射每畝輸稅五分轉運使奏襄州務自興置以來至天聖三年所并諸色費用之外計侵用官錢萬四千慶曆中詔以陝西用兵軍儲未備陝西宜置營田務又令逐路都統官司經營田以助邊計初天聖中詔流長吏交轉流亡及墾闢荒田計畝又慶曆中歐陽公請沿邊開田人欲請佃者聽之司馬公請募民耕開州田

群書考索卷六十五

前集

群書考索卷六十六

前集

山坐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地理門

水利類

禹分渠

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地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維納至于大伾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鑿分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前漢

周溝洫之法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曰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

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邑丘之屬相連此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甸方百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其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方二十四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十三萬四千二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遂人凡治野井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鄰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

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賈正義曰鄭知遂澮溝洫然者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廣深亦與井田溝洫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之法而言之也鄭知徑容千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而差之凡道皆三涂川上之涂則容三軌道容二軌軌皆八尺其畛宜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容牛馬及人之步而不容車軌也。賈正義曰萬夫者萬三十三里少半里此解經萬夫有洫之義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總而言之則萬夫矣又十洫於南畔為橫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故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注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其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所掌其制一也說者言遂人十夫有溝而為溝洫之法匠人言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則為井田之法誤矣遂從溝橫澮水注溝地

謂之不行謂也。補溝三十里而廣倍注云謂不壅地之溝也。謂司農黃帝補。凡行莫不水整折以參伍。水行欲也。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水激猶蓄也。鄭司農云。凡為防廣與崇方等。其稠其上也。參分去一大防外網。又薄其上。凡任索約也。大汲也。引其板謂之無任。築防若堵者以編。其板大引之言。

稻人
掌稼下也。以水聲也。以豬畜水以防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田之性時音圭也。非一也。以去水也。謂以溝行水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變也。

雍氏

掌溝瀆澮地之禁。凡害於田稼者。若令為併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併杜獲。

戒周總論

天下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言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向

溝涂隨之。則東南其畝者亦其大致如此而已。不必盡然。鄭氏曰。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澮。澮橫凡澮而川周其外。然川之所流當適地所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圍而匝焉。顏延之詩。鄭氏所言。特設法耳。其設是也。溝澮之於田野可決而決則無水溢之害。可塞而塞則無乾旱之患。荀卿曰。修隄防通溝澮之水。深安水藏。以時決塞。則溝澮豈持通水而已哉。稻人掌稼下也。以豬畜水。以防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又下地之制。與遂人匠人異也。考工記所謂水屬者。屬溝澮也。所謂稍溝者。溝未也。自溝未言之。謂之稍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不整折。不足以殺其勢。觀易坎為弓輪。而河亦百里一曲。一曲一直。則溝澮之制。整折可知矣。先王之時。通九川。以九澤。溝澮絡脉布於天下。則無適而非利也。及并田廢而阡陌作。於是史起引障以富河內。鄭國鑿涇以注關中。李冰壅江以灌蜀地。番繁引汾以溉蒲阪。以至白公之於涓。邵信臣之於南海。馬臻之於鏡湖。張閼之於新豐。塘劉義欣之於均。陂鉗盧李襲稱之於雷。

波史臣書之以為異績之特名主於不足耳。遂溝洫滄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也溝徑畛涂道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險曰五涂是也

楚吳蜀水利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溝三江三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也避沫水之害水出蜀西南為岷東南入江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既百姓饗其利

魏水利

魏襄王使西門豹為鄴令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以史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史公矣漳水兮灌鄴勞終古焉齒兮生稻梁

秦鑿溉田渠

其後韓聞秦之好農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涇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注填闕之水溉擇齒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鎰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

漢文帝水利

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洩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武帝水利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特與人徒塞之輒復壞。元光中六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築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今齊水土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河東守滿繫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

河既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墾棄地民受牧其中
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
田數歲何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
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越人有徒者以田與之其租入少嚴熊言
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
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朋乃鑿井深者四十
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開井
渠之主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成通猶未
得其饒也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
以溉田而穿中輔渠盡執引緒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
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
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
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有五穀
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不知其利故為通漕漑書陂澤所

以佃旱也今內史稽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
平徭行水勿使失時其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
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
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河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錫為渠
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秋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
口言此兩渠饒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
之地尤甚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自臨決河湛白馬玉壁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
成乃作歌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
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武帝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非也自戰國以來也墨家所載禹稷多失其真
孟子為疏九河滄濟深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接禹貢揚
州於于江海達于淮泗是禹之時淮泗無達江之道也及吳王夫差掘
溝通水以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始有通淮之道而孟子之說是誤認

吳王所據掘之溝以為禹之舊江矣司馬遷河渠書載禹導河疏二渠
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海是河自龍門而發以至于大陸者皆為一流初非有二渠也自
威公填九河之八流以自廣惟以徒駭一河通流至秦之時河決魏郡
然後始有二流而子長之論是誤詔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之舊河矣
地理之說最為近古者莫如孟子史記然且誤詔後世之迹以為禹之
舊功則夫地理家之所載益可疑也

宣帝水利

宣帝也節中郭昌使行河地曲三所水流之勢皆斜直也具立縣乃各
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畧中不令地曲渠通利百於安之

元帝水利

元帝建昭中郭昌臣為南陽太守於潁縣理南六十里造斜置陂累石
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小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

增多至一萬頃人得水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
有邵父後有杜母

西漢總論

漢治河凡五策隄防以塞水穿渠以分水或欲復九河韓或欲決河注
湖中齊人或言不以水爭地漢用二策一隄防一穿渠按本志孝文時
河決酸棗武帝時決瓠子成帝河決館陶後決平原皆築塞之則漢治
河之策大抵出於隄防耳平當曰經無隄防築塞之文賈逵以增隄為
下策張敞以隄塞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觀此則專用人力以隄防非
至計也按本志武帝塞瓠子河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潘繫以穿渠
引河宣帝時郭昌更穿直河是將以分殺水勢也是時馮遂則請開屯
氏河孫禁則請開馬篤河平當奏言則欲求能浚川疏河者賈逵中東
亦不過多穿漕渠以分水勢是治河之策宜無以易此也若復九河之
說決河注湖中之說皆不可行所可行者獨不與水爭地之說耳

後漢章帝水利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陸孫叔敖所起為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

順帝水利

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廻三百十里灌田九十餘頃至今人獲其利

東晉水利

東晉張闓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河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乃徵入拜大司農

宋朝水利

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荊河刺史治壽陽于時上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網維補緝隨宜緝理考陂良田萬頃堤堰久壞秋夏常若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潁水入陂伐木關榛水得通徑由是遂豐稔

後魏水利

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北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接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後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北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既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壽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里漁陽燕郡有故夾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

不調人多饑餒延雋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得十倍利
唐太宗水利

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為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
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今賴之

高宗水利

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祥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
商大賈競造碾磴堰過貴水渠流梗澀渠一為許頃諸修營此渠以便
百姓至于城鹵亦堪為水田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灌溉濟後災旱應
大利益太尉無忌對曰白渠水帶淤泥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
高向下枝分極眾若使流入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磴用水淺渠水隨
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磴比自毀
之至大縣中水田總得六千二百餘頃

憲宗水利

唐韋丹以西隄丹為江南西道觀察使築隄扞江長十二里實以疏濬

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宣帝讀元和實錄見冊政事
治民功第一周墀對曰守江西韋丹有大功惠
及八州沒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刻功

穆宗長慶初朔州刺史溫造聞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號古史渠後

遷節度河陽復懷州古秦渠枋口樞以溉田源河內溫武陵四縣田五
千頃

宋朝水利

至道元年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言乞與南陽陳頴壽春沛郡襄陽水

田復郡信臣鄧文之制詔何亮等經度之鼎等又言自唐季以來農政

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棄度無餘糧上地無遺利臣討論典故

備得端倪自陳許定鄧頴蔡宿毫至於壽春水利墾田先賢陳迹具

在坊隸廢毀遂成汚萊儻開闢以為公田灌溉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

散卒給官錢市牛及耕具增築隄堰每千人給牛一治田五萬畝上

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七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

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可以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開田

益舉民益饒足仍慎選官吏兼督其事又引漢召信臣晉杜預鄧艾等遺跡且言水田之制由人力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帝覽奏嘉之詔皇甫遷何亮等按視經度明年遷等言先至鄭渠相視舊迹按史記鄭渠元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白渠引涇水注渭中袤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處共四萬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及二十二分之一分也詢其所由皆云職守之人改修渠堰幾壞舊坊故灌溉之功絕不及古望今增築堰隄云云又鄭陳許穎等七郡官私開田共二十二萬餘頃並是漢魏以來召信臣杜詩杜預任峻司馬宣王鄧艾等墾闢之地欲望於舊坊未壞可以疏引水利處先耕二萬餘頃漸興置之詔從其請今自鄧州始募民耕墾免其稅嘉祐五年三司使包拯言京西多廢田而唐州治四縣其田之入草莽者十八九雖簡其賦役而民多流亡不能以還業知州趙寬與復召信臣渠并境內之陂堰下溉民田數萬頃荒瘠之地下為沃壤今非獨流民自歸又有淮湖之民至者萬餘戶請留再任從之。治平四年京西

南路安撫使郭中錫言知唐州之賦在任興建水利墾闢荒田民獲安業詔賦再任如更賦興置水利廣開田當議墾陟

古今水利總論

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有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故澮其小大雖不同而其疏導達不可使一國之壅閉則一也成周之盡力於溝洫西漢之用功於河渠不念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壅塞之憂此周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之利歟且成周匠人之職方并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有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稍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澮冬官匠人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小司徒之經土地而并牧其田野說者論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百有六井

